

名家小說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說元室述聞

說元室述聞

茲

鄧嶢筠制府之善政

上元鄧嶢筠制府廷楨。道光中名臣。與林文忠齊名。交亦莫逆。其撫皖時。奏免穎州流婦僉配之例。皖民至今感之。皖北諸郡故多盜。而穎州尤甚。故特設嚴法以治之。清例。穎屬凶徒。結夥行劫。但在三人以上。持凶器殺人者。不分首從。均發極邊烟瘴地充軍。且

僉妻同往。他郡則止軍罪而已。不僉妻也。制府撫皖時。始奏除其例。奏疏略曰。該府屬民俗强悍。誠非嚴法不足示懲。定例以後。節次加嚴。已至極重。何必又增僉妻發配一條。繹例意似無深意。此等婦女。本係無罪之人。一經僉配隨夫。則或長途擢挫難堪。或兵役玷污可慮。或本犯身故。則異鄉嫠婦。飄泊無依。或本婦身亡。失乳孤嬰。死生奚保。況穎屬婦女。頗顧名節。一聞夫男犯罪。自計例應僉配。則或傷殘肢體以求免。或自盡以全身。在本犯肆爲凶徒。法網固所難寬。而本婦無故牽連。苦衷亦所宜恤云云。疏入。上爲

惻然。卽降旨。刪除此例。宋于庭先生翔鳳爲詩紀其事曰。潁州婦。初適人。入門。見夫媚。雄傑。堪託身。良人空。具好身手。日就閨左。聚羣醜。一朝失隊。禁網中。荷戈驅向城邊。走當年法令。定僉妻遠道。數千行。未稽良人。縲絏吏卒。侮風沙。摧折嬰兒。啼身本出深閨。頗肯顧名節。遂多自殘傷。冀可明皎潔。國家立法懲敝彫。凶人投裔。凶氣銷。原人中情異。從坐陳法外。意刪茲條。不行亦如令。欲行仍可聽。既使保家室。更教全性命。君不見潁州婦女。免非辜。公爲朝廷布仁政。

招寶山戰事

道光鴉片戰事。廣東被禍最烈。次者則浙江。而浙軍之敗。尤以招寶山一戰爲最劇。此戰旣敗。海疆事遂無可爲矣。究其僨事之由。固緣余步雲之畏葸退縮。而裕謙以總督督師。乃粗疏驕暴。馭將無方。調度旣乖。敗後復與余步雲相繼逃奔甬城。亦豈得謂無罪。不過其後能以死自贖。論者遂以是寬之。旣寬裕則益不得不歸罪於余。其實皆魯衛耳。咸豐時。詩人徐君榮爲招寶山放歌及小

潮音洞作兩詩。紀當時戰事最確。有官書所未及詳者。招寶山云。君不見峽口江。寄奴大艦排旌幢。長生大潰水仙走。築城置戍來句章。（自注。宋高祖破孫恩於峽口。卽此。）又不見巾子山。行人斷舌懸高竿。越國樓船出東海。天上白虹翻紫瀾。（張越公世傑以水師次定海。蒙古令都統卞彪來說降。公斷其舌。磔之巾子山下。）朝潮夕汐改人世。豪傑相望異遭際。臨山破直亦論功。姑渡擒倭還就逮。（俞武襄破王直于烈港臨山。又斬倭寇三百餘級於小姑渡。乃以縱寇逮下詔獄。疏辨始得釋。）雲中樓閣鬱參差。

都督威名蛟鱷知。（明總兵盧鏜始築威遠城於招寶山上）天險當傳盧氏壘。海烽爭遜戚家旂。（戚少保鎮浙倭人望其旂輒避去）英雄事去青山在。重見龍旂照瀛海。鬼皮韜軟馬韁腥。登騎一軍齊喝采。（辛丑六月鄉民獲英人二送軍中裕謙剝皮抽筋令于衆其奏疏曰活剝其皮以爲奴才馬韜生抽其筋以爲奴才馬韁）傳聞倏敗五羊盟。廈門險失全閩驚。滌洲血戰凡六日。盼絕竹山無救兵。（竹山門爲自鎮海援定海之要路）救兵只在蛟門西。雲屯招寶分金雞。悲笳沸海風月涌。列帳連山霜雪低。

早潮忽打欄江岸。火輪飛過。蟲沙散。傷心地。上走元戎。空有蘭筋
無款段。英人至鎮海。招寶山威遠城。金雞山守兵。同日皆潰。提
督余步雲下招寶山。入縣城。裕帥亦奔寧波。旋自盡。威遠城頭。
落照新山花。又報太平春。我來只洒潮頭淚。此是古來征戰地。小
潮音洞在招寶山後。路極險仄。逼臨外海。詩云。招寶南來屢回顧。
脚插海中無去路。忽聞洞口接狂潮。呼吸天風有餘怒。風怒漸狂。
霹靂驚奇兵。已入威遠城。將軍棄甲督師走。海倒江翻聞哭聲。
敵以一艘攻招寶山南面。一艘攻金雞山北面。而潛以小舟由此

洞上山入威遠城，又以一舟由沙蟹嶺攻金雞山後面，是以諸軍一時俱潰。先是鎮海城外鉤金塘設四砲，可防此洞上山之路，余見其險要，白劉玉坡中丞添設大砲三門，及裕師至，謂此無用，盡移其砲至金雞山，敵竟由此上。時平仍見橫雲堞，我來心目有餘。惜雲影懸空，路似蠅，海光潑眼，身如葉。往事空傳六國來，平倭勒石亦雄哉。不見周嵩出下策，定知李勢是奴才。（洞外左壁刻六國來王處五字，右壁刻平倭第一關五字，字徑二尺餘，旁署小字，蒼沒不可辨，志云王荊公書，無據，當是俞武襄諸公筆也。）晚

潮拍面催歸屐南望金雞增嘆息。一樣飛來沙蟹旂。臨時不得耶
機力。奇奇正正古來聞。爭道排成一字軍。已看金湯重部署。莫令
風鶴更紛紜。（頃辦善後事宜、余以留意鈎金塘、請於當道、今已
於濱海築堅堤、可安大砲十九門矣）

紀吳縣諸生獄

嘉慶四年四月。吳縣生員吳三新。負富人某氏債。縣令甄輔廷袒
富人杖三新於堂。諸生馬照等不平。訴諸巡撫學政。時宜棉爲蘇

撫而學政則平恕也。按察使某得某氏賄。以爲聚衆。請於巡撫學政。派能吏覆勘。宜綿故以刻覈著稱者。遽許之。命同知李焜往勘。焜在蘇。尤以武健聞。乃取紫陽書院肄業諸生名冊。按冊窮治。被逮者三十四人。悉用非刑榜掠。如訊巨盜。訊畢。則令還繫馬廐中。天已炎熱。穢氣所蒸。悉病困。獄旣成。三十四人者皆遠戍。蘇人咸奮氣。莫敢出一語。御史沈琨聞之。抗疏上聞。朝命改簡巡撫學政。會同浙撫平反之。自冠紳至里巷。莫不感頌。然當事猶藉口士氣囂凌。不可不懲其漸。竟坐罪。照等三人是役也。巡撫學政皆左遷。

甄革職。李焜只降調。而構成是獄者皆獲免。唯教諭洪守義持正不少阿。奔馳援救。力不勝。憤懣而卒。學吏方泰以不肯辦稿。被嚴刑自經死。其子某痛父亦死。未半歲李焜亦以他贓敗遣戍。一時輿論快之。以爲有天道也。後讀王述菴司寇文集。有與平恕書一則。卽論是獄者。略云。弟以鼎湖大故入都。前日回吳下。始知諸生獲罪。深爲駭異。諸生寒士居多。求貸富戶。乃事理之常。伊等或以教課爲業。或以筆墨爲生。無力償還。亦其常分。有父母師保之責者。正宜諒其艱苦。或代爲寬解。或再爲分限。俾得從容措繳。卽使

諸生言語粗率。亦何至不能稍貸。乃至扑責士子。以媚富人。此非該邑令平日交結富室。受其餽賂。卽係意存庇奸。爲事後索酬之地耳。承審諸員。非該令平日結納之上司。卽狼狽爲奸之僚案。臬司將赴湖南。不顧其後。撫軍初蒞任。以至四出查拏。牽連數十。掌嘴鎖項。凌辱不堪。成何政體。本朝律令。從未有生員借貸不還。遂致責革之條。若以聚衆爲名。亦視其應聚否耳。（述菴此語。幸而發於嘉慶時耳。使在雍乾時。危矣。）漢時太學生舉幡闕下。見於漢書不一。唐太學生爲陽城聚集。宋太學生爲李綱聚集。至周朝

瑞等爲趙汝愚事聚集。載在史冊。以爲美談。且凡事先定。是非諸
生理。屈詞窮。糾衆挾制縣令。重懲宜也。若縣令先以挾私違制。則
人有同心。豈能默爾。一呼百應。籲告上台。斯時卽宜告承審各員。
研究該令與諸富室。平日有無交結。果無他故。則但苛以性情凶
暴。違制擅責之咎。仍另爲諸生寬限清還。自必欣然而散。何至成
此大獄耶。往年那繹堂司空言。宜撫軍爲人仁厚。及過蘇相見。謙
和恭敬。抑然自下。有賢臣風度。特其時兩司未到。獄事已定。執事
又無一言救正。縱地方官之恣其蹂躪。此豈撫軍本意。今已有旨。

飭制府覆審。能昭雪與否。尙未可知。倘執事以繫鈴者解鈴。則日月之更。人皆仰之矣。數十年來。小省學政。奉督撫如上官。與州縣相結納。幸其嚆爾蹴爾之助。殊爲可恥。若江浙學差。皆三品以上大員。地分旣高。宜卓然有以自立。執事詞林雅望。洵受主知。旦夕入贊綸扉。唯能扶持士類。主張名教。庶可與石君諸公相見耳。至近來州縣。所以魚肉士類。其意蓋以立威。威立而諸生尙籍口結舌。庶民何敢爭控。是以獄訟之顛倒。徵收之加耗。無所不至。比者言路大開。江南漕政。橫徵暴斂。政府一一燭照。故制府亦力圖振

作。今冬定有清漕之舉。州縣或有陽奉陰違。浮收多取。恐紳衿連名訐告。而州縣遂指爲閹堂鬧事者。將倍多於今日。未知執事能究其是否。俟案定而後加量懲戒。抑或如此案。不苛州縣之失。但治諸生之罪耶。下略。

詞臣自請爲本縣令

施愚山詩集中有送孫衣月檢討歸武進詩。題下自注云。衣月以翰林建言。自請爲武進縣令被謫。孫檢討不知何名。旅次篋中。無